·报告文学·

北川重生

□张胜友

仅仅一年时间，一座北川新县城如神话般地矗立在安昌河畔。驻足安昌河畔，抬眼望去，半城楼宇半城绿树如扇面型展开。

在东西流向的安昌河上，纵贯南北架起了西羌北桥、禹王桥、西羌南桥、永昌桥等四座跨河长桥。尤以上下两层的禹王桥（风雨廊桥），桥面凸现羌族风貌和大禹文化，桥两端则为传统羌族碉楼造型，显得典雅而古朴。

安昌河水泛着粼粼的波光绕城而过。

跨过禹王桥，沿着景观中轴线一直往前走去，是北川新县城的标志性建筑：抗震纪念园，具有穿越时空意义的静思园、英雄园和幸福园。当我们一步步走近英雄广场上的主题雕塑《新生》时，一下被震撼了，一种夺魂摄魄的震撼：一座21米高的浅色花岗石纪念碑上，粗犷的碑体为“缺而不残”的羌族碉楼直刺苍天，羌族，被称誉为“云朵上美丽的民族”，碉楼——垒石为舍，呼之为碉，是羌族原生态之建筑。青片石铺砌，房顶四边垒羊角、白石，那种凹凸感、错落感、厚实感，总引发人们去探寻那个历史悠久、文化深邃又稍许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正面男子浮雕展示出力拔山兮的英雄气概，碑体前方的羌族母亲手牵小孩的情状，既俯瞰洒满阳光的大地又步履匆匆地前行，充盈着蓬勃的生命的动感……

选址
再造一个新北川

2008戊子岁，中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5·12”汶川大地震，山崩地陷，飞沙走石，骤雨狂风，粉尘蔽日……顷刻之间，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整座县城已不复存在。

地震后第14天，5月25日，共和国毅然作出一项重大决策：正式批准北川羌族自治县另选新址重建北川新县城。

历史就这样拉开了“北川重生”的大幕……

选择新县城地址难上加难。异地重建整座新县城的决策，无疑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大事件。选址是关乎能否造福一方并惠及后世的头等大事，直接检验着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执行力。首先是安全问题。全县山峦起伏，必须远离整条断裂带，同时要十分注重防范次生灾害和地质灾害，避免悲剧重演。其次是民生问题。要充分考虑到已经失去家园、失去耕地、失去林地的几万老百姓新的生存场所，力争让他们充分就业，过上小康、富裕生活，一句话，过上比以前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再次是民情、民俗问题。要守护好、传承好源远流长的羌族历史文化，使之不断发扬光大而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华。

此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是如此清晰地凸现沉甸甸的分量和实实在在的支撑点！

那是何等紧张而忙乱的日子。在北川，抢险救灾与选址重建，几乎是同步并举、交错推进的。

2008年的6、7、8月间，余震不断，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不断，酷暑难耐，艰苦异常。其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华发初生的高级城市规划师李晓江，曾参与或主持过汕头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哈尔滨松北新区、北京、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规划，以及“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等大型科研项目，亲自领着一帮专家们风餐露宿，几乎走遍了北川全县20余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寨，勘察一道道山梁，探索一条条隘谷……

最终，李晓江和他的专家团队，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得出如下结论：北川全境找不到适合建新县城的地方。

学术界也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可借鉴外国经验和唐山经验，在北川老县城废墟上重建，或选择离老县城仅3.5公里之遥的擂鼓镇重建。科学依据是发生过特大地震灾害的地方，在几百年之内一般是不太可能再发生大地震的。不太可能并不等于不可能。而另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是，北川老县城两山夹一深谷，擂鼓镇的坝子方圆不足2平方公里；无论老县城旧址或擂鼓镇坝子，既狭长又拥堵难有施展的空间。这一意见很快被否决了。

选址就这样一直在争议声中进行着……

“5·12”大地震发生时，曾万明任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长，震后第4天被成都市委紧急派往都江堰前线坐镇指挥；震后第9天又被四川省委任命为绵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作为一市之长，他代表地方政府向四川省委、省政府和专家们再三陈述：新址一定要远离断裂带，一定要有利于今后北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专家与地方政府，都在为新址的地质条件、区位条件、用地条件、市政基础条件、社会服务设施、行政区划影响、羌族文化塑造等诸多条件反复比较、论证，苦苦地探寻着。

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领导和专家们眼前一亮：从北川老县城出发，沿东南方向23公里、距绵阳市40公里处，一片起伏丘陵，一片富庶坝区，一片开阔之地，一条安昌河由西北往东南缓缓流过，而后又不急不躁地流向绵阳市……半山半水半坝子，正是重建北川新县城的好去处啊！

这一块风水宝地隶属于安县的安昌镇和黄土镇。四川省委省政府、绵阳市委市政府当即决策：顾全大局。党中央、国务院充分尊重当地政府和专家们的意见，一锤定音，很快批准了新北川行政区划调整方案。2009年2月6日，民政部以民函[2009]41号文批复：同意将安县的安昌镇、永安镇以及黄土镇的常乐、红岩、顺义、红旗、温泉、东鱼等6个村划归北川羌族自治县管辖。

这一行政区划的调整，把同属于特重灾县的安县最富庶的160平方公里土地和8万人口，全部划归给了北川县。显然，安县的干部、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无私奉献——此一断然举措，只有在中国才能够办到啊！

2009年5月，春回大地时节。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来到北川，当他踏上这片昭示着新生与希望的土地时，发出了“一定要把北川建设好”的新号令。而这片希望的土地，也有了寓意“永远繁荣昌盛”的新名字——永昌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再造一个新北川”已经有了图纸，下一步就是大张旗鼓地施工了……

援建
众志成城造北川

恢复重建与对口援建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2009年3月，四川省委毅然作出决策，把已在凉山州委书记岗位上任职6年的吴靖平，调任绵阳市委书记。吴靖平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法学硕士，年富力强，此前曾分别在绵阳团市委、游仙区委和绵阳市委工作，情况十分熟悉，作风果断，思维缜密。

四川省委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为绵阳市配备的书记、市长均为40多岁敢于创新、有所作为的中年干部，显然是为了应对即将而来的一场大仗和硬仗。绵阳市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周密部署，统筹兼顾，从农村到乡镇重建，从灾民安置、扩大就业到产业重建，以及防治次生灾害和治理地质灾害，有条不紊，一路开拓进取。

援建，全国的总动员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一个省市援建一个重灾县。除深圳对口援建甘肃、天津对口援建陕西外，全国共有18个经济较发达的省、市援建四川。

“5·12”大地震，震中心虽位于汶川映秀镇，但处于同一板块上的北川，一边是喜马拉雅山余脉，另一边是龙门山余脉，且两边都是页岩，所以断裂最为严重，以至于整座县城被毁，5个乡镇被夷为平地，成为大地震中死亡人数最多、灾情范围最大、损失最惨重、重建最艰难的特重灾县。

经济实力雄厚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都纷纷提出希望援建北川，上海的俞正声书记曾亲自带队前来北川，但最终还是被山东省捷足先登了。早在抢险救灾最为紧张、艰难的日子里，山东省副省长郭兆信即带领着一干人马悄悄来到了北川灾区，既没有给四川省委打招呼，也没有给绵阳市委添麻烦，他们住帐篷、啃方便面，深入到一个又一个特重乡镇灾区……北川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长、时任绵阳市常务副市长的左代富，发生地震当日傍晚即历尽艰险赶至北川，在灾民最需要救助的时刻，奋不顾身地站到了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岗位上。当左代富指挥长得悉消息后，赶忙把自己乘坐的越野车送去给他们使用，才了解到郭副省长受山东省委、省政府特别委派，除不分昼夜地参与抢险救人外，已开始着手实地灾情调查，思考灾后重建问题。在随后的日子里，郭兆信副省长又先后9次前往北川灾区，他说：“我们是来共担风雨，重建家园的”——山东人的豪爽风骨和侠义心肠可见一斑。在灾民安置阶段，山东帮助四川灾区总计搭建了3.6万套板房，其中在北川灾区就搭建了2万余套板房。所以，国务院领导很快批准了山东省对口援建北川县的特别请求。

2008年7月3日，“山东省援建北川工作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山东省委、省政府直接任命徐振溪为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徐振溪，山东省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成长于基层，长期分管和主抓城市建设工作，在协调、组织、决策、指挥诸方面均表现出一流能力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2008年5月29日，徐振溪副市长就已率领潍坊一支队伍奋战在灾区，在北川县桂溪乡搭建板房。

受命于临危之际，徐振溪心中十分明白：敢于担当，还要善于担当！徐总指挥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走遍北川县20余个乡镇的村村寨寨、沟沟坎坎，深入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

何其壮观的场面啊——安昌河畔，尘土飞扬，一幅幅“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和“用心、用力、用情”的红色标语迎风飞舞；隆隆的推土机昼夜轰鸣，最高峰时，3.5万名建设者、230台高塔吊车、1000多辆工程机械云集于此，他们都是来自齐鲁大地的山东援建大军。

北川新县城的大会战，是以永昌镇安居房和北川—山东产业园区同时举行奠基典礼为标志而拉开序幕的。

此时，整个山东援建指挥部都搬入板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很长一段日子没水没电，白天吃不上热饭，晚上漆黑一片，还要时时应对余震、泥石流、滑坡等突发自然灾害……正是甘于这种艰苦环境，大家乐呵呵地称之为“板房精神”。

1955年出生的徐振溪，在山东所有援建干部中属于年岁最长的一个了，两鬓斑白，皮肤黝黑，每日不到6点即起床，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摸爬滚打，奔波劳碌。对于所有援建工程，他有一句口头禅：“只要有一人不满意，我们就决不撤出北川”，这话也成了全体援建人员自律的标准。在一次温家宝总理视察新县城工地时，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半开玩笑地说：“振溪同志不应再叫振溪了，改名叫振川吧。”温家宝乐了，也握住徐振溪的手，既调侃又赞许地说：“振川同志，辛苦啦！”

北川的干部、群众，尤其深深感激和怀念山东援建新县城建设组组长、援建指挥部总指挥助理崔学选。崔学选这位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的山东汉子，早已把北川当做他的第二故乡了。“5·12”大地震后，他是作为首批援建人员赴北川灾区搭建板房的。在随后的对口援建中，连喝水、吃饭、小憩都成了奢侈的生活，一日三餐“矿泉水泡方便面，压缩饼干拌大蒜”，他却全然不顾身体病痛，没日没夜连轴转，长期超负荷工作，终因积劳成疾倒在了北川重建的第一线上。

病榻之中，崔学选对北川有着太多太多的牵挂：村民张兴慧因地震中失去亲人而精神失常，有没有人帮着送衣送饭？汪华、贾小兵等6个孩子成了孤儿，他们的书包、文具等是否买齐？北川新县城能否如期竣工？

崔学选54岁的生命融入了北川这片热土，他英姿勃发的身影永远留在了北川人的心中……

山东的整体援建工作从容落子布局，有板有眼，强力推进。

第一阶段，民生工程为先。全省17个市各自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援建队伍，每一个市援建一至两个乡镇，主要援建社会性、公益性事业项目和部分基础设施工程。

临沂市对口援建北川通口镇，核心工程是从山上铺设一条供水管道。指挥长程守田（临沂县常务副县长）领着工程技术人员来来回回爬山越岭查看路线，一次山雨路滑不慎拉伤小腿韧带，但他没停没歇一直忍痛工作，加上长期住在潮湿的乡下，这位北方汉子的右腿竟然引发了严重的关节炎，肌肉萎缩变细……至今他还兢兢业业坚守在临沂市援建指挥长的岗位上。程守田表示：北川的灾民多不容易呀，等完成了援建工作回到临沂，再抽空去医院治疗也不迟。

北川县漩坪乡地处唐家山堰塞湖附近，已被淹没在二三十米的水下，只能异地重建。重建的新址选在一座山下的永吉村，条件特别艰苦，没有自来水，没有通电、通路，没有住房，连板房都没有。负责对口援建的山东烟台市施工队只能住帐篷，夏季多雨，帐篷外大雨滂沱，帐篷内小雨绵绵；冬天奇冷，天寒地冻四面透风，晚上戴着棉帽才能入睡……可再苦再累，大家依然乐呵呵，能为灾区群众奉献一份爱心，他们倍感自豪。

2009年10月，第一阶段援建乡镇的任务已全部顺利完成。山东省援建指挥部立即将17个市的援建队伍全部调集至安昌河畔，会战北川新县城。

党中央、国务院曾向各省、市提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但一再强调“时间要服从质量”。

重建北川新县城，是所有援建项目中的重中之重，几乎可以说“成败在此一举”——而真正留给山东援建指挥部的时间：只有一年。务必快马加鞭，争分夺秒。

但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

山东省援建北川工作指挥部、中规院新县城指挥部、北川新县城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同一个场地办公。绵阳市和北川县负责总统筹，中规院负责技术总协调和总体规划的监督落实，山东则负责援建项目和委托项目的建设，三个指挥部，团结、合作得如同一个人。每天上午分头巡查，下午集中碰头召开例会；每周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议，绵阳市委和北川县委会同三个指挥部沟通情况、分析问题、制订方案。整个大工地上百支队伍、几万名工人忙而不乱、井然有序，各项工程快速推进。

为确保工程质量，山东援建指挥部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参与援建北川新县城的企业必须是来自山东的企业，必须是具备一级或特级资质的建筑企业，必须是大型企业，诸如青岛市的青建集团、烟台市的烟建集团、潍坊市的昌大集团等。

严格把牢建材准入关。为此，专门成立了一家“鲁援建材供应总公司”，归属指挥部直接领导和管理，并明确规定：所有的钢材、水泥、商品混凝土等都必须来自大型企业，比如钢材主要来自莱芜钢铁厂、济南钢铁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以保证质量和价格；所有的建材用料都必须集中供应，比如商品混凝土集中搅拌，沙石比例、水泥比例等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实施，并全部通过绵阳、北川质检部门的检测；鲁援总公司还专门自建了砖厂，最多时一天能供应几十万块砖，既保证了质量，又方便各大建筑工地使用。

山东援建指挥部提出了一条雷打不动的标准：所有援建工程，包括安居房、学校、医院，以及一切建筑物，都必须确保“8度设防”！

在质量标准要求方面，山东指挥部还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双零双百”：零缺陷，零遗憾；百分之百的满意，百分之百的优质。口号是争创“三杯一优”：小工程争创“绵州杯”，大工程争创“天府杯”或“泰山杯”，所有项目争创优质工程。日前，40万平方米安居房工程已荣获四川省“优质结构工程”的授牌，所有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主体工程验收，也都一次性合格通过。

显然，那是充盈着激情创业与无私奉献的日子。17个市的援建施工队各有任务、各司其职，比质量，比速度，谁也不甘人后，整个大工地掀起了一场劳动竞赛的热潮。就连庚寅春节万家团圆之际，8000多名山东建设者，依然坚守在工地上挥洒着智慧与汗水。

山东举全省之力援建北川。省委书记姜异康、省长姜大明一遍遍亲临北川新县城工地视察、指导，无疑给山东援建大军强有力的鼓舞。

2010年6月23日，李长春来到北川新县城，十分牵挂灾民的生活安置，看到一排排环境幽雅、造型美观的楼宇拔地而起，他脸露喜色，快步走进一座安居房，从厨房、卫生间的水龙头，到墙体保温材料和门窗玻璃，看得那么认真、问得那么仔细……得悉工程质量有保证、老百姓能住得舒心，李长春开心地笑了，称赞创造出了又一个人间奇迹。

至2010年8月底，一座布局最合理、外观最漂亮、人居最适宜的美丽的新县城，已站立在世人面前，实现了“建成城镇基本框架，形成城镇基本功能”的预期目标，“十一”国庆前后即可举行隆重的交接仪式，向伟大祖国献礼。

山东省向中央主动提出援建北川之初，曾规划投资100亿元，涉及“农村、乡镇、新县城、工业园区援建和人力智力支持”等诸多方面，共安排各类援建项目369个，目前已完成345个，实际投资达108亿元。

北川新县城总计投资153.7亿元，通过山东援重、社会捐建、委托建设、北川自建——“众人托起一座城”。

显然，中国式的援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作了一次生动的注释。

蓝天白云下，北川新县城临水而立，安昌河流淌而过，似一幅大写意的山水画，那样绰约多姿，那样安宁祥和，那样温馨怡人。

我们欣赏北川新县城的美景，新县城的背后激荡着的是一片新时代的云霓……

新生
浴火重生看北川

2010年8月19日，老天爷对北川又一次特别考验。

天摇着雨，雨摇着地，豪雨如注，倾盆而下……刹那间，山洪暴涨，裹挟着泥石流呼啸奔腾，雷霆万钧，大有扫平天下之势。

北川新县城岿然不动。全县新建农房和安居房岿然不动。北川全县无一间房屋倒塌，无一人死亡。

2010年9月1日，新北川中学举行了简朴、庄重、热烈的“升国旗迎接新学期”开学典礼，标志着这所聚焦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多少灼热目光的北川中学新生的一刻。

此前的8月17日上午10时，一把“金钥匙”经过中铁二局、中国侨联、绵阳市政府、北川县政府等相关负责人一手一手的传递，最终交到了新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的手中……这座占地面积225亩、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教学楼、宿舍、图书馆、大礼堂、餐厅等一应俱全，全部建筑按抗震烈度8度设计、采用桩基施工，由海内外华侨华人和中国侨联共同援建的最漂亮的中学宣告竣工了。此刻，耸立在学校大门旁红底金字的语录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令人感动而格外温馨。

安昌小学也于同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一群群活蹦乱跳的中学生和小学生，荣幸地成为了美丽县城的第一批入住者。

历时8个月的紧张施工，集现代教学、专业教学和实用教学为一体的北川七一职业中学，于9月9日举行了竣工和开学典礼。这所职业中学由全国共产党员交纳的特殊党费所援建，坐落于北川新县城永昌镇东南角，占地116亩，建筑面积46490平方米。显然，这所特殊的职业中学，一直受到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关爱，其校训“修德、强技、勤学、善用”，也寄托着殷殷的期望。

新北川医院显得那样的宽阔而敞亮，楼上楼下都在忙碌地进行着最后一道保洁工序，随时准备迎接第一批病人前来看病、治疗。医院杨院长忙前忙后喜形于色：“比起老北川医院，规模起码扩大了五六倍，医院现有床位200个，设计规模可达到300个床位。山东人民不仅为我们援建了这么漂亮的新医院，连大型医疗器械和精密仪器设备都无偿送来了，我们接手后就能马上开业啦。”

徜徉于羌族手工艺品步行街，流连于草绿花红的街心花园，参观羌族民俗博物馆、宽阔敞亮的安居房、百亩玫瑰园、北川大酒店等，犹如穿越了一条长长的历史隧道……

从北川新县城驱车驰往老县城，六车道的公路宽阔平坦而畅通无阻。灾后的痕迹已经快速地退去，路边山岙处不时会掠过一排排村落式的新建农房，灰瓦白墙，整齐而洁净；偶遇羌族民居，更是光鲜亮丽，说不出的美轮美奂。当初，北川全县因灾失地的农户计有2万户、6万人之众，在短短两年之内，绵阳和北川倾全力，在全县300多个村寨大兴土木修建农房，安置所有灾民、流民，尤其是妥善安置孤儿、孤老、孤残等三孤人员，使人人居有屋、食有粮；同时，村落式的农房建筑，也彻底改变了以往农民零星散居于山林的陋习……其工程量之浩大、耗费财力、人力之巨大远不是建一座新县城可比拟的啊！

距老县城不足5公里处，一座书写着“大禹故里”四个大字、造型别致的牌楼迎面而立。大地震时，这座牌楼丝毫无损……莫非真有神灵保佑之说？

左边半山腰处，一座典型的吉娜羌寨映入眼帘：羌寨依山势而错落有致，幽邃伟岸的碉楼、古色古香的院落，点缀于树林山水间；围合、半围合的屋宇，房前花坛，房后菜园；房顶，白石兀立，各色羌字旗迎风飞舞；大门披挂羌红，悬挂羊头骨……当地流传着一个神奇的传说，羌族祖先曾依仗白石头打败了一个敌对的部落，白石头便成了羌寨的镇宅之宝：置于屋顶是天神，置于水中为水神，置于火边成火神，置于树上则变成树神。啊，活脱脱一幅羌族民俗风情画！

吉娜羌寨俗称“北川第一村”，69户原羌寨居民全部于庚寅春节前搬回新寨，欢欢喜喜过大年。如今，家家户户都开设了小旅馆、小饭店、羌绣培训班；全寨280多人，人人都在从事民俗旅游生意，连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到了寨子。广场地摊上，摆满了手镯、袖珍绣花鞋、琳琅满目的羌绣等，引得游人流连忘返。吉娜是羌族美丽女神的名字，象征着“最美好”的意思。日前，吉娜羌寨正在酝酿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统一制作，统一销售，统一收益，统一分配。毋庸置疑，明天的吉娜羌寨，肯定会更加美丽，更加迷人……

擂鼓镇扼北川新县城、北川地震纪念馆、老县城地震遗址、唐家山堰塞湖遗址、直至九寨沟这条新开辟旅游热线之要冲，号称北川老县城与北川地震纪念馆之门户。

擂鼓镇全镇上下热气腾腾、热火朝天，正在全力打造山川秀美的“羌族第一镇”：擂鼓羌城。

擂鼓镇的规划设计激活了飞翔的想象力，令人振奋而神往：神羊是羌族的图腾崇拜，整体设计布局为三“羊”开泰，喜气洋洋；生态设计则为“山水之城”，依托周边山林绿化、水体涵养等自然资源形成滨水景观带与水景绿化带；主题设计以挖掘羌文化为主，传承北川羌族文脉，突出擂鼓特色，打造羌族特色商业街、羌族戏台、擂鼓神台广场、擂鼓公园等；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为环保型产业，即生态农副产品、农林产品加工业，以及旅游服务业，营造休闲、购物、感知等梦幻场景。

北川县、擂鼓镇两级党委、政府均信心满满，表示依靠国家扶持、社会捐助和充分启动市场机制，美妙蓝图将会很快变成美丽现实。

擂鼓镇党委书记韩忠明，大地震时，他在北川县妇幼保健医院当妇产科医生的爱人被活活埋在了地下，自己也受重伤被送往武汉治疗了一个月。2008年8月，危难之际见忠诚，韩忠明从北川县广电局长岗位调任重灾镇擂鼓镇任党委书记。从此，韩书记一直没日没夜地奋战在抢险、救灾、重建第一线上。他说，只有带领群众建设美好新家园，过上美好新生活，才是对九泉之下亲人最好的告慰。

在北川，干部中流行着“白+黑”和“5+2”的口头禅，细问，才明白：从抢险救灾到恢复重建，整整两年半，干部们没白天、没黑夜、没节假日、没休息日，换来的是广大群众从灾难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新生活……于是，在群众中便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盖起新房子，建设新家园，找到新产业，充满新希望。”

在擂鼓镇统建的安居房小区，围墙上还贴着整整齐齐的防灾宣传画，诸如：什么叫泥石流？什么叫滑坡？什么叫崩塌？有哪些前兆？如何应急自救？……看着看着，一股暖流袭上心头！

灾后曾一度兼任北川重建委员会主任的左代富告诉我们，北川在快速推进大规模恢复重建工程的同时，打响了艰苦卓绝的治理地质灾害和防治次生灾害的战役，拦洪坝、拦沙坝，在全县共建起了65处；凡可能发生山体滑坡、垮塌的危险地带，也都想方设法修建了各式各样的保坎、护坡和护堤，予以除险加固……这才是创造人间奇迹的奥秘啊！

在灾后重建展开之初，刘奇葆书记就提出了三条很高的标准：一、打破“火柴盒”，提升农房设计水平；二、打破“夹皮沟”，提升村落布局水平；三、打破“军营式”，提升村镇规划水平。一句话，灾后重建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要结合起来，绝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具有超前意识的提升！为此，刘奇葆书记先后46次、蒋巨峰省长先后57次赶赴绵阳和北川实地指导工作。

在援建北川新县城的规划中，产业调整与产业升级被提升到了首要考量的位置。第一产业建设农业示范园和农产品交易中心，逐步把示范园打造成现代高山农业研发、交易、培训、示范、信息等5个平台，以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第二产业建设北川—山东产业园区，招商引资，扩大工业规模，届时可提供一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推动北川发展的引擎。日前，已有33家企业落户产业园区；第三产业建设7万平方米的羌族特色商业步行街，带动商贸、物流、旅游等产业发展，将会有4000多当地农民洗脚上田，在此从事全新的工作。

北川新县城建设还十分注重节能和环保。在建材的采用上积极推广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主要路段使用LED节能灯，垃圾和污水严格进行无害化处理；绿地面积达到163公顷，人均绿地23平方米，绿化覆盖率高达46%，堪称全国最美丽的县城。

山东的对口援建已向对口合作纵深延伸。潍坊、威海与绵阳缔结为友好城市，德州与绵阳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日前，山东省与四川省签订了“1+7”战略合作协议，以利于援建北川任务完成后启动新一轮合作机制，促进两地共同繁荣发展。

亲身经历了如此大开大合的灾后重建与对口援建，绵阳市委书记吴靖平感触良多，他认为：“对口援建促进了东西经济大合作、文化大交流、理念大融合、观念大解放、民族大团结，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发展。”

这一组枯燥的数字，此刻却充盈着诗情画意：绵阳市整个灾后重建计划投放资金2266亿、安排重建项目7318个，99.5%的项目已开工，86%的项目已完工，资金投放量超过了82%。

灾后重建、对口援建与西部大开发，无疑成为承载下一轮经济腾飞的驱动器！

行走在北川，处处新房林立，最坚固的是学校，最漂亮的是民居，最现代的是医院，因而最满意的是群众。而且，时时能感受到北川人知恩、感恩的情感。为了铭刻在心，北川人甚至曾提出许多新建的道路或街道采用山东地名来命名。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得悉消息后，立即坚决制止，表示应该感谢党中央、国务院，感谢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

地震时，正会聚于北川县文化馆的50多位“禹风诗社”的诗友不幸罹难……不足两个月时间，仅存的十几个老诗友从废墟上坚强地爬起来，擦干眼泪，自筹经费，复社复刊，又开始了诗歌的吟唱。

在北川，一首羌族民谣唱得高亢入云：“没有风/云不会走，没有水/鱼不会游，没有太阳/月亮不会发光，没有欢乐/歌声不会嘹亮……”

（原载2010年9月28日《人民日报》）